



八月

的 马 科 斯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日」新野刚志 著

杨洪鉴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CHINA KODEN

八月

的

马

斯科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日」新野刚志 著

杨洪鉴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月的马科斯/(日)新野刚志著;杨洪鉴译,一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6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ISBN 7-5329-2019-4

I. 八… II. ①新…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
现代 IV. 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255 号
图字: 15-2002-075 号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责任编辑 吴晓玲 李 燕

装帧设计 刘小军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 880×1230 毫米

印张/4.6875 插页/2 千字/185

印 数 1-5000

定 价 8.5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主人公笠原在千叶乡下九山贵志家发现了挂在墙上的5年前的一张8月份的挂历，挂历上印着一幅照片，照片里是一群屋部制作公司的年轻人。九山贵志的儿子九山雅贵也在里面，“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沐浴着8月的阳光，显得朝气蓬勃，细眯的双眼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

九山雅贵立志做一名喜剧演员，甚至以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喜剧三人组马科斯兄弟中最受欢迎的格尔乔为自己的艺名，取名为格尔乔·雅，由此产生出原著名。

8月的确阳光灿烂，格尔乔·雅作为一名喜剧界新艺人，虽未成名但踌躇满志，正欲一展宏图，却不料因自己的艺名而招致祸害，最终坠海身亡，由此引出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格尔乔·雅出事的全过程被拍摄现场的摄像机录下，录像带几经周折落入其父丸山贵志手中，并为格尔乔·雅的女友镰田得知。镰田痛不欲生，从此开始报复。他们制造丑闻、破坏家庭，威胁恐吓，甚至杀人放火，为了报复不择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本书主人公笠原。

笠原是日本喜剧界走红明星，因一起突如其来的强暴女高中生事件导致母亲为代子向世人谢罪而自杀，笠原本人也因此失去女友，失去对公司的信赖而退出演艺界，隐居于市井。

5年后的一天，笠原的老搭档立川诚突然来访并告知自己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便失踪了。笠原开始在演艺圈内外展开调查，越查越深。笠原通过立川的女友、前妻和私人医生的证明排除了立川自杀的可能性。之后他找到立川曾看过的关于马来西亚的娱乐录像带，发现这些节目与屋部公司制作的节目雷同，怀疑有人在秘密非法出售节目版权。调查期间，他受到威胁、殴打，但仍然坚持调查，终于在以前遗留的事故录像带中发现丸山雅贵出事的疑点。他顺藤摸瓜，不仅查出了记者片仓义昭和立川被害的真相，并且还揭开了5年前丸山雅贵事故的内幕，以及镰田、丸山贵志一系列报复、恐吓活动的缘由。同时笠原也放下了5年来积压在心头的重负，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书的情节展开从录像带入手，层层深入，其中悬念不断，故事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实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小说。



本书一反恶人犯案、警察破案的常套。犯案人出于一个情字：镰田为了坠海身亡的爱人，不惜制造女高中生被强奸案以报复一直蒙在鼓里的无辜的笠原；不惜绑架屋部总经理的小外孙以报复无意中造成雅贵坠海身亡的屋部。丸山贵志深深怀念死去的儿子雅贵，为使喜剧新人尽快崭露头角，利用事故录像带胁迫屋部公司副总经理桐岛走后门启用新人。最后逼得桐岛铤而走险向海外偷偷出售节目版权以赚取走后门所需的花销。当喜剧明星立川对秘密出售节目版权行为的调查和记者片仓将发表报道威胁到屋部公司，并因此可能导致新人启用受阻时，丸山贵志这个日本千叶乡下的老人不惜用劳动的双手将他们杀害。最终侦破这一切的不是警察，而是5年前的第一位受害者笠原。当一切都真相大白时，我们发现，人有时候会为自己不经意的一个举动造成他人的犯罪。有罪与无罪之间，谁又能说毫无牵连？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2001年7月

作者简介

新野刚志

1965 年出生在日本东京。

毕业于日本立教大学社会系。

1989 年在旅行社就职。

1995 年开始写作本书。

经过 3 年半的漂泊写作，他终于以本书荣获了第 45 届日本江戸川乱步奖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系列

第一辑

越界（上下） [日] 桐野夏生 著

夺取（上下） [日] 真保裕一 著

无底深渊 [日] 池井户润 著

代号 12 [日] 福井晴敏 著

第二辑

恐怖分子的阳伞 [日] 藤原伊织 著

八月的马科斯 [日] 新野刚志 著

八月のマルクス」

Copyright © 1999 Takeshi Shinn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Kodan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a.

Published by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a,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

Licensed through Support Co., Ltd., Japan

《八月的马科斯》

©1999 年 新野刚志

版权所有。

株式会社讲谈社 1999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2002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经日本 Support Co., Ltd. 代理。

1

猫眼睛滴溜一转，投过来一道视线。

一双没一丝眼白的眼睛悻悻地瞪着我，趴在门边一动不动，最近每月里总能见到它一次。斜打的聚光灯荧光闪烁，眼看快到12月了。

我双脚踏上铺着瓷砖的台阶，那堆茶褐色的斑纹依然纹丝不动。等我缓缓推开荷马酒吧沉重的板门，它方才露出本性，飞身闪开，但依然不闻叫声。如果野猫子都不把人当人，这世道还有什么指望？不，或许是我自己已经无可救药，连猫都不屑一顾了吧。

猫旋即刺溜回到门边，蜷身占据原位。我斜眯着它，弓身钻进酒吧。



时间刚过6点，吧台最里面坐着一位客人。我不像猫那样在意自己的老地方被人占据。

这家酒吧吧台边6个座，另加3桌12座，由老板一人照料。老板瞅我一眼，算是打招呼，我点头以示回应。老板又扫了那客人一眼，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歉意，因为我的老位置被人捷足先登了。我看准相隔两席的座位，踩着地板走过去。那客人向我转过身来。

我顿时愣住了，那是一张在我心里尘封多年的脸。

对方毫无愧意，满脸堆笑。圆领衫外只套着一件尼龙运动衫，显然是有车送他来的。不容我有片刻思考，那客人向我张开双臂高声叫嚷道：

“雄二，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嘛。”

是立川诚，我的老搭档，日本著名的笑星。

“你怎么也在这种地方？”

我的唐突也许不算过分，毕竟5年没有见面了。而在那之前的8年间，我们几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想来世上许多事并非一句“久违啦”就可弥合的。不容我多想，立川接着说：

“什么这种地方？有这么说话的吗？是吧，老板？”

老板讨好地笑着摇了摇头，不想卷入这场斗嘴。他虽未明说，可我跟这家店来往已4年，从未见过老板这副模样。我歉意地埋下头。

“笠原，刚才的话就算我没听见，坐吧。”

立川把手轻轻放在吧台上，不无调侃地说。



他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呢？我爬上旁边的凳子，心想我跟老板4年的交情算是全完了。

“刚才你问我怎么在这里，那你来这里做什么？是一醉方休？”

问题不难，可我无言以对，只能回以目光。立川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得意地点头道：

“我猜得不错吧。我也想一醉方休。就算醉了，只要有你在，我就不怕。老板也说今天不妨一醉。”

立川向老板扬了扬下巴，示意老板迎合。作为响应，老板恭敬地给立川喝空的酒杯里斟酒，是加冰块的威士忌。

照料酩酊大醉的立川，是我10多年前学生时代的常事。当时我和他就读于不同的大学，却同在以演出幽默小品为主的学生剧组。立川是前辈，我曾无数次地扛他回家，为他解围，一起挨揍。后来，他选择了喜剧之路，邀我同行。他认为搞笑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是否出自专业作家之手，而在于捧逗的感觉。那年我21岁，立川23岁。我因为这事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原以为我会子承父业，当一名教师，遗憾的是我早过了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年龄。

立川醉了，病态般的苍白爬上他的脸庞。

“趁你还没烂醉，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

“你刨根问底的德性还没改。人为什么笑？天晓得。我们想叫他们笑，他们就笑呗。”

立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在鲜有电视而只以舞台演出为主的年代，他曾反复背过这句台词。



“那好，我当观众，你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不逗不行。”

邻座的老搭档睁开眼睛，一脸憋得难受的样子，像一只筋疲力尽的鸡。

“没劲，你小子真能咄咄逼人。”

立川憋了半天，吁了口气。

“听野岛贵晴说的。他来东京录音，前两天在六本木偶然碰到。”

立川淡淡地说，显然没心思开玩笑。

野岛是我惟一现在仍然保持来往的演艺圈中人。他曾经是摇滚乐队的一名歌手，现在只给别人作词作曲。他在蓼科山里搭了一个窝，偶尔下山来沾沾人气，过着半人半仙的日子。以前我去他的山庄住过几个月，他每年也来我这里几次。我曾不止一次带他来过荷马酒吧。

立川也许只是碰巧听野岛说后，一时心血来潮想来见我的吧。

“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吗？”

我看着一口接一口往嘴里灌威士忌的立川。

我眼睛盯着他那引人注目的鹰钩鼻子。尽管早就习以为常，但时隔多年，突然又近在眼前，竟不可思议地让我像陌生人一样感到新奇。

“是啊，对不起。如果世人皆醉，一切也就相安无事了。”

立川朝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老板使了个眼色，我的杯子



立马被端了上来。立川拿起自己的威士忌往我杯里斟酒，然后啧啧地吸干沾在拇指上的酒滴。老板瞧在眼里，那眼神仿佛是在看公园里嬉戏的小孩。他和立川似乎意气相投。立川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可关键时刻，他却能不失时机地施展魅力十足的社交能力。他从来嘴不饶人，又总板着一张脸，所以他偶尔露出的爽朗笑脸和无助很容易迷惑别人。正因为如此，近10年来他一直雄居在喜剧界顶峰。

“雄二，洒光瞅着没用。”立川说。

我知道就算喝进肚里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端起酒杯，一口下掉一半。

“如何？”立川含笑问道。

“好酒。”

我仔细端详杯中之物。5年来头一次沾酒，杯中的琥珀色依然如旧。或许是跟老搭档久别重逢触动了我的味觉神经，我接着干完了剩下的半杯。

不出所料，立川烂醉如泥，一大半的体重压在我身上，蹒跚挪动着绵软无力的双腿。在醉倒之前，他逗得四周的客人笑声如潮，这可能是酒吧开业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景象。

荷马酒吧位于下北泽茶泽大街北边，靠近东北泽。沿街除了洗衣房、小餐馆外，全是鳞次栉比的高级公寓和民房。人们都说下北泽多醉客，看来依然有不少顾客光顾酒吧。只要来过一次，许多人都会喜欢这个安静的好去处而成为常客。店里的酒并不名贵，也不播放固定的爵士乐和摇滚乐，



因此受到各种层次的顾客喜欢。老板沉默寡言，多数顾客静静地自斟自饮，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我并非来自闹市，因为我的住处靠近东北泽车站，出门的第一家酒吧就是荷马酒吧。这家酒吧并不是不欢迎三五成群的客人，店里有时也人声鼎沸，但像今晚这样互不相识的客人被立川逗得前仰后合，据我所知从未有过。幸好老板也为今晚的热闹乐不可支，使我如释重负。

令人不解的是立川。以前虽然在演出结束后或演艺界同仁的酒会上，他也少不了妙语连珠，但平素却喜欢独自静静地品酒。当然，只要他兴致大发，总能令人捧腹大笑。然而今晚既无人请客，也无需在意谁，他却一直闹腾到声嘶力竭。我想或许是这5年使他养成了义务献艺的精神，5年足以改变一个人。

从酒吧到家仅5分钟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20分钟。半道上立川在路边吐过一次，我顾不得大笑星的吐泻物能值多少钱，毫不客气地让他吐了个够。我瞧他一身乔赛装太单薄，想把我的皮夹克给他披上，却被他拒绝，说越冷酒醒得越快。声音虽然嘶哑，神智却很清楚。

沿茶泽大街向东北泽走，到北泽公园前面，街道左边便是我住的公寓阳光大厦。幸好我住在2楼。我连拖带拽把立川弄到门前，让他靠在墙边。面对硬弹簧牵引，显得重厚且豪华的金边黑门，我头一次直想骂街。我用脚尖拼命顶住打开的门，双手拉过靠在墙上的立川，肩头顶开门缝挤了进去。屋里充满着公寓特有的暖意，我问立川冷不冷，他说不



冷，便没开暖气。

“水！”

我刚把立川扔在饭厅的沙发上，他就喊了起来，声音依然沙哑。

我家有两个房间，一间6张榻榻米大，一间是厨房兼饭厅。饭厅里有一套会客家具，而另一个房间里只摆着最起码的几件电器，非常简陋，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单身汉的窝。

“有乌龙茶。”

“不，只要水。”

立川默默地接过杯子，张开嘴，倾倒般地将水倒入喉咙。

“这才叫舒服。”

立川擦干嘴边的水。

难道他平时也这样？

“最近常喝酒吗？”

“很少喝，我说过，所以才找你来着。”

“而且，想一笔勾销这5年？”

立川瘫坐在我屋里惟一值钱的骑士沙发里，双手平展搁在靠背上，摩挲着光滑的皮革。

“真的只是为了喝一杯。我曾担心你见到我会勾起烦心的往事而痛苦。后来决定去荷马酒吧，是因为我预感到如果现在不见，将会无缘再见。”

“现在？”

我不清楚他说的现在具有多大的时间跨度。



“就是听野岛说过之后我便想见你的这个现在。”

立川啪地一拍靠背，抬头看着站在他跟前的我。

“你怎么总是对这些屁事吹毛求疵？”

天晓得！我又是耸肩又是摇头。立川哼哼笑了。

“我不是想为自己开脱，真的好几次都想见见你，想跟你联系。我没为你帮上忙，不够义气。”

“别说啦。你的信早就收到了，可我没拆，也没写回信。对不起朋友的是我。”

“是吗？”立川说。他只能这么说，迟到的再会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损失。

“哎，让我给你母亲上一炷香吧，我还没拜祭一下她老人家呢。”

“这里没佛龛，留在我原来的家里了。”

“房子给你父亲了？”

“是的，哥哥嫂嫂照顾他。”

6年前我在樱上水买的房子让给我哥哥了，作为把老爸推给他们赡养的代价，还值。立川又说了一句“是吗”，神情中对我似乎颇有微词。

“冲个澡吧，会舒服些。”

“不，醒会儿酒再冲。”

“那我先冲，你请便吧。”

立川果然没客气。等我冲完澡出来，他已经取出我藏在洗涤槽下面的威士忌，正一个人自斟自饮。瓶里原本有多少酒不得而知，但现在只剩下半瓶。